

杨 杨
惕 觅
编 楠
著

浮旅半世任消磨



山東畫報出版社

浮旅半世任消磨

杨觅楠 著 杨 惕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旅半世任消磨 / 杨觅楠著, 杨惕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74-2451-3

I.①浮… II.①杨…②杨… III.①日记—作品集—当代—中国 IV.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4225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约编辑 许大昕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9.75印张 102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第一章“从伍前照”，由杨觅楠从伍前的一些老照片和配文组成。这些老照片均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加上配文后可成为后四章中一些故事和场景的前期铺垫。

第二章“从伍”，由杨觅楠 1945 年 10 月至 1949 年 9 月的日记摘录组成，记述了他从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征调入伍，历时四年，奔走于五省七城间的经历，将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动荡、官场腐败以及底层军医的生存窘态如实地描绘下来。其文字简洁直率，对当时的国民心态、人际交往、货币与物价的变化等均有广泛涉及，故事性和资料性兼备。

第三章“平和”，由杨觅楠 1950 年至 1957 年拍摄和收藏的照片组成，并加以配文，描绘了在政权更迭初期，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的环境下，从前政权军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平和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丰富的生活乐趣。

第四章“艰辛”，由杨觅楠 1960 年 12 月至 1963 年 4 月日记摘录组成，记述了自己和家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状态和所在城市的市场供应和物价的变化起伏。

第五章“审查”，由杨觅楠 1975 年完稿的《清队追记》组成，记述

了他在 1968 年 9 月至 1973 年 3 月被审查期间的一些遭遇。倾吐了他与他的同伴们对邪恶的鄙视，表达了他相信真理和光明肯定回归的信念。

虽然是服务于两个朝代的军医，但行医救人却是杨觅楠始终不变的职业定位，并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己。无奈的是行医救人不仅要靠自己在学业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机遇所安排的行医环境，而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机遇总是姗姗来迟，干扰却常常不离左右，有时还会陷入与行医毫无关系的漩涡，让他处于难得职业要领的消磨中。杨觅楠在日记和回忆录里将这些消磨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文字。他同时也用相机留下这一时段的许多照片，这些照片经过挑选，作为独立章节和陪衬，被编者穿插于文字间。这些泛黄的文字和旧照所反映的时代日渐遥远，保留这种记忆的父辈们也在悄然中纷纷离去，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但他们的历史视角不应该因此消亡，毕竟这些文字和旧照可以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那段正在远逝的年代，这就是编撰《浮旅半世任消磨》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杨觅楠的最后一本日记停笔于 2012 年 10 月，时年 94 岁。在停笔两年后的 2014 年 11 月 20 日，他平静地结束了自己近乎一个世纪的风雨旅程。



一九四八年家族大团聚第三代合影——参看 142 页家族大团聚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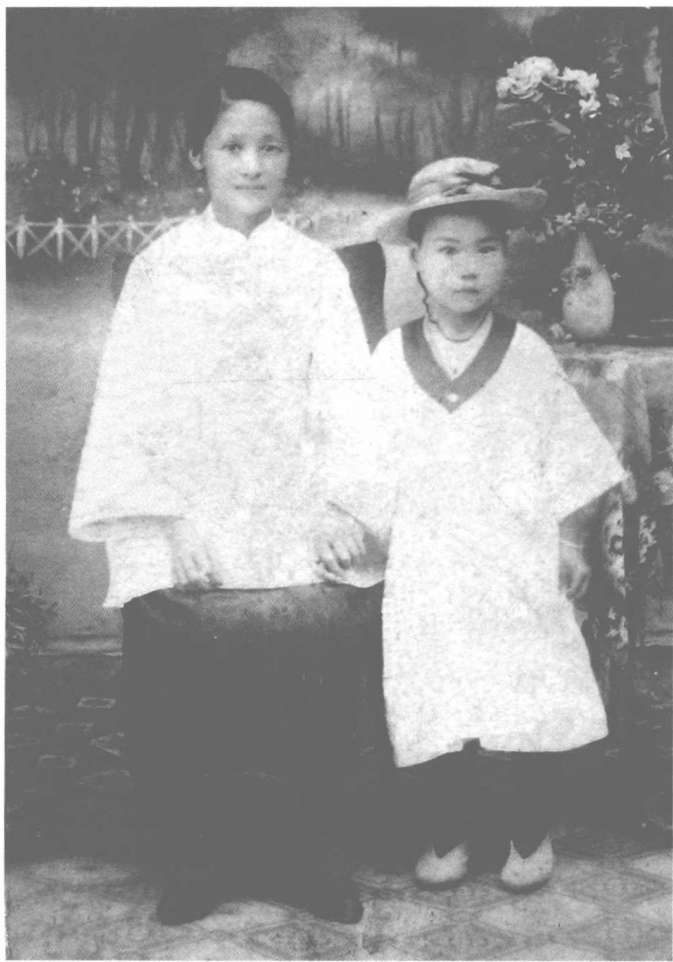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从伍前照	1
第二章	从伍	21
第三章	平和	179
第四章	艰辛	221
第五章	审查	243

第一章 从伍前照

1945 年前

民国十三年（1924）阴历七月，杨觅楠生母万翠病逝，此照是杨觅楠丧母之后身穿丧服与守寡多年的婶娘雷淑贞的合影。一年之后的民国十四年（1925）阴历十一月，杨觅楠的生父杨荫棠病逝。于是杨觅楠的婶娘以母亲的身份全面承担起照顾这个六岁孩子的责任。不久后西安围城开始，寡母孤子突然坠入十个月的生死磨难中。杨觅楠在一九六四年写就的自传中对这十个月的生死磨难有一段真实的描述，并注明“西安围城记”。



1925年阴历七月 西安 杨觅楠与婶娘雷淑贞

西安围城记

对一个孩子来说，只有衣服单薄了，才会感到冷暖；只有肚子空了，才会感到饥渴。而对于外界的事物，除此以外一般是迟钝的。

“镇嵩军”围城了，一个人这样说，其他的人都这样说，于是在我脑子里也有了这回事。而围城后所发生的事情，乃是逐渐而来的。

为了要让我读书，母亲将我寄在南柳巷李家的私塾中读书，我也第一次有了先生，他姓汤，听说是商州人。我开始读的书就是母亲指定的《诗经》，每天读十六个字，也就是四句。他们家中的学生全是女娃，有我一直称呼的二姐、三姐、四姐和“男娃”。而这个“男娃”是他们为了要想引出一个男孩而命名的，实际还是个女娃，但却是一身男娃打扮——穿着长袍马褂，还戴着有顶子的瓜皮帽。各人读着不同的书，“男娃”则玩的时候多。因为他们家中没有男孩，因而也特别喜爱我。他们是比较有钱的人家，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还有一个姨老太太，下来就是李家伯伯芸吾，他们都叫他老爷。老爷有一个太太，我喊她伯母，再还有两位姨太太，一位姓单，是“男娃”的妈妈，另一位有着高度近视的乃是刘姨太太。一个老女仆，两个男仆。他们家的成员都是白吃白喝，没有一个是工作的。“老爷”则念些古书，也可以给人看看病。在旧社会，一般念书是在春节后，我当时也就是这个时候去的。每天念十六个字，背熟了就和“男娃”去玩，最后是回家吃饭。日复一日没有多久，历史上有名的十个月的围城就开始了，我暂时回家。

由于围城，母亲也不再到学校中去，同时外祖母也病了，我就跟着娘（已成了必然的母亲）到她家中去。外祖母的儿子早就死了，只留下一张光着头的像片。外祖母死之前，娘也请过不少人为她看病，但终于无救而去世。由于外祖母死的时候正值围城，只好把她的棺材寄放在城

内马道巷的风火洞土窑中。外祖母死后剩下了一石多粮食，娘弄了过来，这对于我们熬过围城而没有饿死，也起了部分作用。

围城还在继续着，我和母亲已经回到了柳巷的家。祖父还在家中，但他也是身体欠佳的老人。

白天，一批批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走过来又走过去，这是杨虎城的陕军，城外则是刘镇华的军队。在早些日子里，整天都听到连续的机关枪声，炮弹声，子弹划过天空发出的啸声。夜间，这些枪炮声更是一阵猛似一阵。每逢此时，祖父就会阿弥陀佛地念个不停，母亲则是把头藏在油篓子里，以躲开让她害怕的声音。我则依偎在祖父的旁边，又恐惧又好奇，因为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攻城的枪炮声一天比一天弱了，城外的军阀采取了围困的方式……城里的老百姓却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祖父的病一天天地沉重了，大便干燥，娘便用钥匙给他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找不到医生，吃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服侍他的就有娘和我。终于，祖父也无救而死了，娘像对待外祖母一样的把他的棺材也寄放到了风火洞。他们死在了那样的日子里，没有用任何的仪式，从此家里冷清了下来，只有城外的枪炮声还断断续续不绝于耳。

不少健壮一点的都去逃火线，就是在夜间通过火线跑到乡下去。这也是危险的，花钱不说，有的妇女还要受到士兵土匪的侮辱。

乡约带着背枪的士兵，挨家挨户地叫喊“送粮啦，送粮啦！”人们没奈何，就只好像割肉一样把自己少有的一部分送去。

一天母亲带着我，用手帕包了像馒头大的一点面送到了收粮站。母亲可怜地向一位军官说，她只有我一个孩子，家中实在也没有吃的了。那位喝着稀汤的军官可怜我们，但还是把那一点面交给兵士收下了。

对付那些整天叫着催粮的人，必须大声答应着说“就送去”，这是乡约教给我们的。

紧接着催粮送粮之后就是武装搜粮，这和今天许多电影中见到的一个样。一群士兵进得门来，翻箱倒柜，什么地方都搜，好在他们还没有搜妇女的裤子，而正是在妇女的裤腰上还藏着一点粮食。他们要吃的是为了保全城桓，我们藏吃的是为了活命。

粮食不够了，娘和我只有到马道巷大妈那里想办法，不太紧张的时候我娘俩还能搞上一点点麦面回来。以后就不成了，只能拿回来几个面饼，而这些面饼是藏在娘的裤子上的。那一天我们正在大妈的娘家，外面拼命的打门，于是冲进来十几个士兵。我十分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客，同时马家大舅把大舅妈压在一旁大喊大打，怨她开了门。实际上这是给士兵们看的，然而他们哪管这些，依然大翻特翻，直到他们认为翻够了的时候才走。很显然在大妈那里也搞不出什么了，但娘还是要另想些办法，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父亲生前的朋友张笙午是有钱人，母亲想到了这一点，就带我去了，但他们一家人都跑到什么安全地方去了，家中只有他的二太太抱着娃睡在床上。娘的目的好像是想要一点芝麻，她让娘到平台上去找。我们还没上到平台顶，尖锐的枪弹啸叫声在头顶飞鸣起来。我和娘没敢冒险上去，空着手，从街巷的房檐下溜回了家。

柳巷的家院里，除过我们就只有王太婆一家了，他家的老大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稗子米，娘给了两块钱，他们给了一小碗。还有母亲的同同学惠姨姨送了我们一盘牛肉。听说街上还有偷着卖馍的，两块钱一个，但我们没有见到。

有五个面饼，母亲把它藏在破书堆中，被我无意中发现，于是一顿就吃完了。而这些东西还是娘准备给我逐渐补充的食品。我吃的时候不是一口一口，而是用指甲撕下一小片一小片，像喂金鱼那样吃。

围城已经五个月了。围城的混蛋为了城死不撤走，守城的人为了城也死不离开。连日的大雨，已是秋天，街上的行人走着走着，一倒下地

就没有了声音，我家大门口的一个饥民就是那样倒了。吃不到饭的人，谁也没有力气去管别人。

城内的牲口没有了，城内的狗没有了，城内的乌鸦和老鼠都不见了。如果能抓到两只麻雀也好，而麻雀也没有了。只有稀少的人，也是死在旦夕。由于外援绝望，娘把仅有的几斤面粉分装在许多小罐内，填埋在墙缝中和藏在房梁上。为了活，她每天早上到一个教会学校中去挖少得可怜的一点大头菜苗。我们每天有两顿这样的饭——用一个较大的酒盅放上一点点面粉，再用水拌了倒在锅内，再加上十多棵小青菜。娘喝一碗我喝一碗，这又怎能吃饱呢，我就向娘发牢骚，说娘能吃饱是拿了大碗。于是娘把她的大碗换给我，可我还是吃不饱。为了活，每天不敢增加一点点面粉，除此之外，娘是每天睡觉，她认为睡下就会不饿，而她却还每天送我去上学。

天气逐渐的凉了，而开城解围还没有消息。

在围城期间，李家请的汤先生走不了，我就继续随他念书。李家的女孩们很快就不读了，私塾中只剩下汤先生和我两个人。每天我到了李家门口，爬上石凳，去叩门环。门环太高，踮着脚尖只叩一下就必须跳到地下。汤先生每天照旧教我四句书，然后坐在太阳下边默默地晒太阳。人和人都没有什么感情了，谁与谁都不爱搭理，只有汤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必然要问我一声“哪天开城？”我则顺口应答“明天”。

再也听不到催粮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搜粮的人。人们死了后，凡是自家无力处理的都被丢进万人坑……

我们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这一天汤先生照旧问我“哪天开城”，我照旧回答“明天”，就在我回答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围城第十个月的一天早晨，终于开城了。早晨的太阳光刚刚照到了街巷，街巷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几个半大的孩子沿街巷喊着卖葱，更悦耳的声音是有人喊着“卖面啦”。

我们终究是活过来了，这一天的早上，我看到了娘的笑脸，我也笑



杨觅楠与他买的二手相机 193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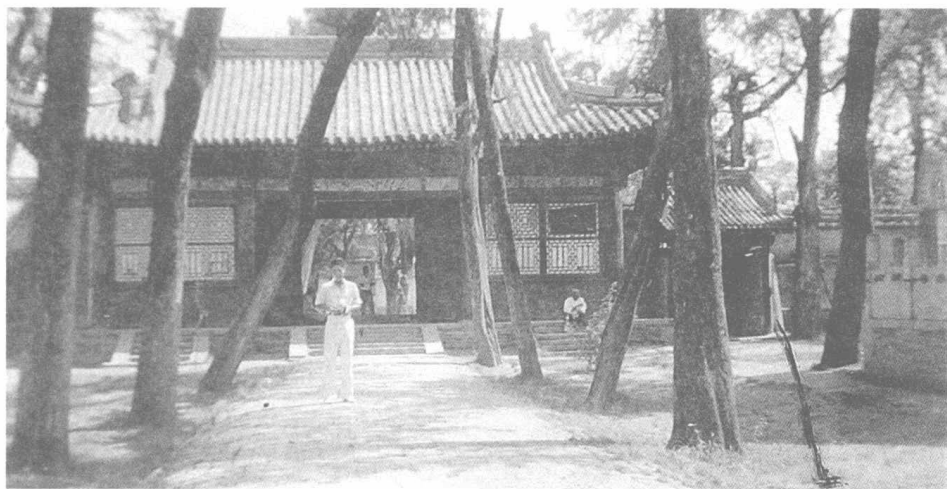
了，私塾所在的李家人更是高兴，把我当作预知开城的神童。我回到家中，娘从墙缝中的铁桶子里倾倒出我们最后的一把面粉——总共也就一个小馒头那样大小，和了水，做成面条。于是，我和娘在极端的饥饿之后得到了每人半碗的干面条，而且面条里还有一星星油花。可以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的一次饭！人们没有感谢开城的人，人们感谢天！

中午，二妈从乡间带来了面，南乡的人也来了，也带的面。大街上巷子里的人们都出来了。城解围后的一桩大事就是要把寄放在风火洞的亲人们的棺材往乡下搬，重新给他们入殓，然而棺材钱久久未能付清，一直过了两三年才算还清。（摘自《杨觅楠自传》）

照片左一为杨觅楠，他和另外两位同学都是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初二的学生，在他们此次临潼之游不久后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前的十二月九日，杨觅楠和这两位同学都参加了学生的请愿游行。杨觅楠自传中就此次请愿游行过程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有几点与以往见诸报刊的描述略有不同：①游行学生们出了城朝临潼进发时已近黄昏，行进中有一多半同学因饥饿疲惫或预感到危险陆续离队回家。②游行队伍行进到接近东郊十里铺时只剩下不足三百学生，此时张学良和一位秘书乘黑色小轿车从后面追上游行学生。③张学良当时身穿藏青棉袍，站在路边的土堆上给学生们讲话。讲话内容除过保证三天之内给学生们答复以外，还明确告诉学生再向前走有危险。④在学生行进前方约二百米外埋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身影恍惚枪刺闪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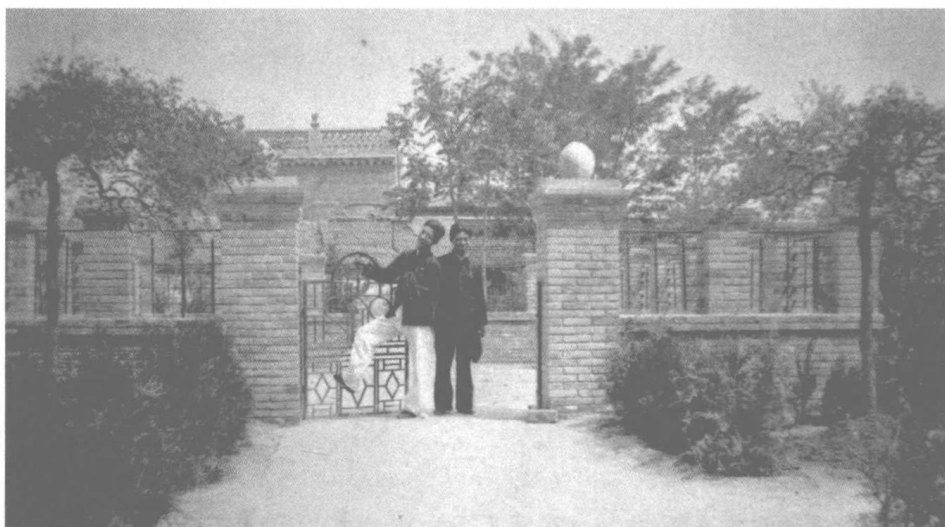
陕西临潼华清池一角 1936年秋



1937 年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二道门前

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很大，有六排宿舍，六七百学生。进了大门的南边是一个新生市场，以卖吃的东西为主，还有商店和理发馆。学生们早上到这里吃东西，花样很多，晚上有馄饨和羊肉夹馍。越过一段路再通过二道门形成一个十字通道。向前直走是大礼堂，礼堂之后是校园。往右手便是办公室、图书馆、宿舍和教室。宿舍之后是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太小的树林。从十字通道往南走是南宿舍、南操场、教员宿舍，还有一大片荒了的园子，许多学生早上去那里念英文。学生宿舍是老式土房子，前面大窗户，后面小窗户。每间宿舍有四张木板床，一个书架，两张条桌。书架上并不放书，而是四个竹箱子，每个学生一个竹箱放自己的东西。学生早晨起床后先洗漱，然后是练“八段锦”，这相当于中式体操，练完后再吃早点。学生们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在宿舍里自习两小时。为防止学生晚自习逃课，训导主任夜夜查房。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可以到学校的小澡堂去洗澡，有的学生对此很有研究，早上四五点钟就钻进澡堂，图的是干净的洗澡水和省下五分钱的洗澡费。

（摘录于《杨觅楠自传》）



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后花园，右侧学生为杨觅楠，当时名杨永镇 1937 年

1935 年前后西安的中等学校寥寥可数，一个省立高级中学，两个省立初级中学，两个师范，一个只有初中的女子中学，私立的“民立”“民兴”中学，还有一个洋人办的“玫瑰女中”。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建校于辛亥革命后，校址位于西门附近的“贡院巷”，这里是满清时期的“举院”，为当时报考举人者复习功课之用。学校中有三个年级，每年级分三个班，学生统一住校，开学时学生先办入学手续，注册之后还要缴体育费、劳作费、茶水费等七八元之多，与私立学校之分就是少了一份学费，但书籍笔记本则全是自理。每个宿舍住四个人，伙食则由蓝田厨子包办，每月四元八角，星期天不退伙，早点是两个包子或馒头，午饭是两荤两素，下午多是汤面。学生的来源除西安市之外，外地进省读书的也不少，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派头不小于西安学生。也有些家境不好的学生，常常要四处借钱维持生活。进了学校就要被编成童子军，美称为“三民主义的少年兵”。成了童子军后要缴出三四元的军装费，要买一些童子军身上带的绳子小刀之类饰件，还要在指定的地方制作两套童子军制服，